

十年回家

冯烁文 / 著



讲述一对平凡夫妻的**风雨人生**
记述一个普通家庭的**时代变迁**
从结婚到两地分居十年 最终历尽艰辛阖家团圆



十年回家

冯烁文 /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十年回家 / 冯烁文著. —北京: 中国电影出版社, 2014.8
ISBN 978-7-106-03968-4

I. ①十… II. ①冯…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4) 第172324号

责任编辑: 贾 伟
封面设计: 三鼎甲
版式设计: 三鼎甲
责任校对: 周 骁
责任印制: 庞敬峰

十年回家

冯烁文 著

出版发行 中国电影出版社 (北京北三环东路22号) 邮编100029
电话: 64296664 (总编室) 64216278 (发行部)
64296742 (读者服务部) Email : cfpvgb@126.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京华虎彩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4年8月第1版 2014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规 格 开本/710×1000毫米 1/16
印张/7.25 字数/115千字

书 号 ISBN 978-7-106-03968-4/I · 0943
定 价 32.00元

楔子

1

约，生下来五斤多点，生她的女人四十多岁，瘦小枯干，看到初生的约，仿佛母鸡在生下的蛋中看到了鸭蛋，张着翅膀伸着脖子踱步不止。

女人的男人在东北做工，半年回家一次，女人守着几亩地和六个要吃的脑袋整日的忙。她把约丢给褊，下地去了。

约是女人的第八个孩子，也是最后一个，前面生的死了两个，约排行老六。女人有四个儿子，两个女儿，褊和约。褊排行老二，比约大了十五岁。

十五岁的褊抱着初生的约，像是她的娘。

约的饥饿如同闹表，总是在最安静的时刻响起。瘦女人没有奶，约饿得张着小嘴巴哭闹。褊嚼了馍喂她。深夜的约张开饥饿的小嘴巴在黑暗里啼哭，她哭得很大声，宣泄得很彻底。熟睡的褊在哭声响起的一刹那，条件反射地从炕上跳起，她揉着惺忪的睡眼，拖着不被大脑支配的腿，走到灶台前，到锅里面拿馍。有几次，她竟是径直提了个锅盖回来，瘦女人的巴掌狠狠地拍在她的肩膀上。

约可以抱出门以后，褊每天晌午饭后，把她收拾齐整，抱着出门。约洗干净了脸，额头上点个大红点，好像刚出炉的白馍，透着热乎和新鲜。

抱着妹娃子的女子们站在垄上聊家常，好事的人说，把你们的妹娃子都抱过来，比比谁最俊。一群人给自己的妹妹收拾洗漱停当，再抱出来，却总是约最漂亮。褊的自豪涌上来，她对娘说，娘，约有多俊呢。

2

能下地后，约挺着个锅一样的小肚子在田埂上跑。褊在麦地里起身，她看

到被晒得黝黑的约光腚赤脚，手里攥着一根玉米，在阳光下快乐地奔跑。

褊去县城卖粮食，一走半个月，从县城回来一进门，约正蹲在场院里逗蚂蚁。约扬起脸来看褊，眼睛里面没有光彩，褊看到约的脸上好像要掉下黄沫来，她的皮肤是黄的，头发是黄的，连眼睛和指甲都是黄色的。

褊急忙进屋，她问坐在炕上的娘，娘，约这是怎么了？

女人在炕上纳鞋底，她说，你可回来了，这孩子恐怕是得了黄病，得去找大夫。

褊背上约去找大夫。大夫住在邻村，他抓了几副药给褊带回家。约吃了一个月，未见好转，并且身体还在迅速地消瘦下去，黄脸蛋子变成了青绿色。

村里有个庙，在十几里远的山上，庙里住着个王婆子，褊并不知道她是什么人，只知道她能为濒死的人拦截将去的灵魂。

褊把唇咬出了血，她抱起瘦弱的约，直奔山上的庙而去。褊对王婆子说，你跟它们说，让它们去，留下我妹子。

王婆子在灯下看约，约蜷缩在褊的怀里，她张着口，黄瘦的脸上只剩下两只大大的眼睛在直直地望出去。

还是个俊娃子啊，这是得了黄病，怎么就给耽误了呢。

王婆子在灯光里看看褊又看看约，她说，它们讨不去她的命，这娃的命大咧。

王婆子给了褊一个偏方，她说，要是灵验了，年三十晚上就在家门口冲着庙的方向起挂鞭。

偏方上说，用一把南瓜子和着架下的老倭瓜藤拈碎在瓦片上烤成灰，就水服下，连服一个月即可见效。

褊那个月在整个村子里的倭瓜藤下徘徊。

吃了半个月，约的脸上就恢复了原来的颜色。两个月后，约又能在田埂上跑开去，挺着个锅一样的小肚子。

四岁那年，约的脸上生出许多白色的道道，不白的地方是青灰色，约好像蔫了的茄子，眼睛望着褊，眼神没有力量。

约不吃东西，她也不说不跑，只是蹲在地上玩，用树枝划着道道，划着划着就弓起身子跪在地上。约在地上来回地翻滚，嘴巴里面呀呀地喊着痛。女人对褊说，快去邻村跑一趟，你妹子的肚里怕是生了虫子。

约的幼年是一株脆弱的植物，它暴露在空气中，遭遇着各种风雨和病虫害，无遮无拦。

褊给约喂了药，约排出四十几条虫，大大小小，缠绕成团，扭动不止。

约咬着手指看着地上的虫，褊在一旁变了脸色，她训斥到，还咬手指，那里面都是虫卵。

约的肚子瘪下去了，她依旧在田埂上奔跑，跟在褊的身后收工回家。

3

转眼间，褊到了出嫁的年龄。

褊的父亲在东北给她找了婆家，男人叫余芽，在北京工作。余芽的父亲在俄罗斯做皮货生意，他和褊的父亲在东北相识并成了朋友，又结成了儿女亲家。

相亲那天，褊穿着新衣裳，头发整齐地编成两条粗辫子。

约在田埂上跑，老远看见男人进家。余芽很高大，浓眉大眼，不讲话，眼睛使劲地盯着褊看。

褊转身去灶台烧水，柴火的光映红了她微笑的脸。

褊嫁了，要嫁得很远。出嫁那天，褊搂着六岁的约哭，约那天也穿了新衣服，不再光腚赤脚，她揉着褊的脸，将褊脸上的油彩抹了满脸。

褊在出嫁半年后回娘家，一身红衣，光彩照人，她的脸上荡漾着盈盈的笑意。

褊结婚后变得风韵起来，脸色水灵许多，她的男人对她很好，日子过得挺安稳。

褊常常想念约，刚一回到家，见过了娘，她就院前院后的找出去。黄昏的时候约回家，她从田埂上走过，小小的身影，雄赳赳气昂昂。

褊扔下手里的活跑过去搂住约，欢快地笑。

约和褊的父亲在沈阳的生意失败，跑去东北修渠，日积月累，积劳成疾，终于病倒，命丧他乡。

嫁进城的褊有了城市里的名字，她叫刘秀丽。

秀丽在灶前烧火，红彤彤的火焰映红了她的脸。女人终于开口，她说，家里不行了，我也老了，你把约带去，好歹是在城里。

约十岁，她已经是半个劳力，她能在地里锄草，在院子里掰棒子，她还会在田埂上跑来跑去，赤脚。

秀丽用树枝拨拉着灶台中的火焰，院子里，约在扫地，褊的眼睛望出去，目

光在约的身上停留了许久许久。

女人为约梳头，她说，到了那边，要听姐姐和姐夫的话，毕竟是在人家。

约问，娘，你来么？女人用手抹着眼泪，等我空下来就去。

十岁的约上路了，她回头看她的娘，女人瘦小的身影倚在门框上，她送走了她的两个女儿。

4

约有了新名字，刘美丽。

刘美丽进城后才上学，十岁的她上一年级。她的乡下口音很快消失了，她和其他的城里孩子一样，背着她的书包，并且还有新鞋子穿，再也不用打赤脚。

住房还算宽敞，两间屋子。秀丽、余芽还有他们的儿子余名林住在大间，美丽住在小间。

余名林出生在一九五四年，一九五八年的时候，他四岁。

余名林是一个瘦小的男孩子，他有着一双大眼睛和一头浓密的发，他是一只饥饿的狼崽子，眼睛里面散发出浅绿色的光芒。名林总是饥饿，他的小手总是伸向空中，他向空气抓去，然后他把收回来的手握成拳头，整个的塞进嘴巴里面。

5

美丽下午三点钟放学，她放下书包，提上秀丽为她编织的麻线袋子，步行四十分钟，到城西头的山坡上去拾野菜，一个多小时后，美丽背着一大袋子野菜回家，她开始做晚饭了。

家里总是吃包子。

进了城，美丽学会了蒸包子，蒸馒头，蒸窝头，每一次她都要蒸许多，那是一大家人的伙食。

每一天放学回家后，美丽都要和面，蒸包子。五点钟的时候，秀丽带着名林回家，余芽也在前后脚进门，那时候，饭桌上已经摆好了一竹篮热气腾腾的野菜馅包子。

那一次，美丽参加完学校的小组活动，天色已经见黑了，美丽急匆匆地跑回

家。刚一进门，秀丽的咆哮就飞进耳中，这一大家子人都回来了，连壶开水都没有，你玩疯了。

秀丽的愤怒来得随时随地并且突然，美丽在秀丽扭曲的面孔前感到惊恐，她的心是一株草，被狂风暴雨吹打得急速晃动着没有方向。惊恐就是电击，把她头脑中的思绪击打得无影无踪。

秀丽对美丽咆哮，她还打自己的儿子，名林。

晚上六点半，名林出去玩，七点钟便有人找上门来。

管不管你们家名林啊，他把我们闺女的帽子扔到房上去了。

秀丽马上出来道歉说好话，刚刚安抚走了前一个，后一个紧跟着又来了。

管不管你们家名林啊，他把我们家儿子的鼻子都给打出血来了。

秀丽再一次道歉说好话。

把告状的人送走之后，秀丽把名林推进房间，她从里面反锁上门，很快名林杀猪般的号叫传了出来。站在门外的美丽，感觉到有一阵凉意从后背上冒出来，她的皮肤上炸起了鸡皮疙瘩。

美丽开始拍门，她大声地喊着，姐，姐，你别打了，你把名林打坏了。

房间里，名林痛苦的号叫声和秀丽的打骂声并没有停止。

秀丽打儿子，向美丽咆哮，她在那些哭泣声中体会着自己的痛苦，在平常的日子里，这些痛苦仿佛蛋壳里的液体，只有打破它，液体才会溢出来，她是妈妈，是姐姐，但是她毕竟也只有不到三十岁，当年轻的她承受不住的时候，她需要发泄。

秀丽坐在屋子的角落里哭泣，她哭泣的没有声音，手掌在脸上一把一把地抹着眼泪。名林睡着了，他的胳膊上留下了一条条青紫色的藤条印子。

秀丽看到心疼，但是她却紧咬着嘴唇说，看你下回还捣不捣蛋。

6

秋燕出生后，刘秀丽的脾气更加的暴躁下去。秋燕比名林小五岁，她的出生使家里的生活由贫穷变成窘迫。

那是一个贫穷的年代，一个饥饿的年代，贫穷使人眩晕，那是饥饿产生的眩晕，也是生活的重荷下产生出的眩晕。

秀丽的咆哮和拳头不断地袭击过来，它们大量地飞舞在空气中，伴随着秀丽愤怒的吼叫声。美丽失望了，她彻底放弃了，她知道秀丽的脾气将会这样永远的坏下去了，所有关于秀丽的美好记忆都将和她童年赤脚在湿润的田埂上奔跑的日子一样一去不复返了。

彻底失望后的美丽变得很恐惧，她时时刻刻的小心翼翼着。

美丽在庭院里洗一大盆野菜。她洗得很带劲，双手被冻得通红。洗完菜，美丽端着盆子进屋切菜，两岁的秋燕正在床上玩，她的嘴巴里含着把铝勺子呜呜地出气。

野菜馅包子里要掺上一些白菜，美丽到院子里剥了根葱，又拿了一棵白菜进屋，白菜切开，又没有白菜心，美丽扔下菜刀到院子里找名林。

名林刚刚还在院子里玩，这光景没了踪影。美丽气得鼓着嘴巴进屋，撸胳膊挽袖子开始包包子。

美丽包的是大个的菜包子，每一个包子都有她的手掌大，美丽包包子的动作很娴熟，她用左手托住包子皮，右手的手指灵活地把它捏成一朵含苞欲放的小花。

然后上锅蒸，笼屉有两层，每层能放八个包子，一次共能蒸十六个包子。

包子熟了，肿脸胖腮的冒着丝丝热气。美丽用手把包子从锅里捡出来，她的小手在热气之中进出，她不时地把它放在嘴边吹着气。

美丽的脸被热气蒸腾得像晚霞一样红了，她又开始收拾桌子，摆放碗筷，等待家里人回家吃饭。

名林从角落里钻出来，他绕着饭桌转圈，散发出绿光的双眼紧紧地盯住面前那一大片白色的蒸腾，他的脑子里想象着包子的美味，口水仿佛就要滴下来。

名林的手终于伸了出去，那是一只干瘦而肮脏的手，好像一只鹰爪子，住手，一个声音从空中拦截住了这只手。

美丽迅速奔过来，她一把抓住名林的手，眼睛里面冒出火来，白菜心呢？你又偷吃白菜心了。

名林用力挣扎，美丽一巴掌拍在他的后背上，让你再偷吃，让你再偷吃。

美丽一巴掌一巴掌地拍着名林，名林的小脑袋左摇右摆着。他喊，我饿，我饿，姨，我饿呀。

正在长身体的名林总是感觉饥肠辘辘，他把家里储藏的大白菜的白菜心全部挖出来偷偷地吃了。

7

母亲在秋后到北京看女儿们。母亲第一次进京城，也是最后一次。

母亲缠足，她哪儿也不能去，每天就待在家里。美丽放了学，一回家放下书包就干活，母亲颠着小脚，挪到美丽身边问她，他们，对你还好么？

美丽正坐在大木盆前搓洗衣服，听到母亲的问话，她的眼泪掉到大木盆里。

深夜里，美丽把母亲拉到胡同的路灯下。美丽哭了，哭得无遮无拦，把许久积聚起来的孤单全部释放在母亲面前，娘，我不在这里了，这里的日子很难过，姐也不容易，你是我娘，你带我走呀。

母女两人哭了一会儿。母亲说，孩子，我知道你难，可这是北京啊，我要是带你回去了，你可就一辈子都进不了城了。

美丽的声音在黑夜里继续，我不要在这里，我要回家。

一个月后，母亲回乡下了，她并没有带上美丽。十三岁的美丽知道她从此要结束对母亲的渴望和想象，她从此不会再有其他的依靠，也从此不可能再有其他的去处，她只有在这个城市中的这个“家”里继续生活下去，不管遇到什么。

8

十五岁的美丽小学毕业了，她考上了北京女十五中，那是一所重点中学，初二那年，也就是美丽十七岁的时候，她为自己做了一个惊人的决定。

班主任的办公室里，美丽的小脸上一脸的严肃，你的家里人知道这件事情么，你的成绩挺好，就这么不念了，不是很可惜么，班主任问。这是我自己的事情，我自己可以决定，美丽很沉着。

饭桌上，美丽咽下了最后一口粮食，她撂下筷子，慢条斯理沉稳地开口，姐，我今天退学了。全家人闻听都大惊失色，秀丽惊讶得不得了，这是什么时候的事，你怎么事先也不和我们商量商量。美丽有点得意，她故意拖长了音调说，我就是想等我把事情都办完了再告诉你们，给你们一个意外。

十七岁的刘美丽在她的人生中第一次为自己做了回主，选择了她自己的生活。母亲走的那一天，美丽就明白了一个道理，那就是人应该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

人也只有自己能够掌握自己的命运。美丽在秀丽哑口无言的惊讶表情中体会到了快乐。第一次，她觉得在生活中，勇敢很重要。

美丽在街道报了名，三个月后，她拿到了纺织厂的招工通知。

十七岁的刘美丽参加了工作，她进纺织厂成为了一名光荣的纺织女工。第一天上班，美丽穿着干净的衣服和鞋子，她的头发梳理得光洁整齐，她挺着胸脯骄傲地走进工厂大门，美丽开始了她的新生活。她很高兴，她终于可以自食其力了，她长大了。

目 录

CONTENTS

第一部 十年	001
第二部 回家.....	072
结 尾	104

第一部 十年

—

女人年轻的时候生就了一副肉乎乎的模样和雪白的肌肤。偏偏她白胖的样子又最爱吃白薯，于是外号就此得来。

女人很美，美得没有边际，无遮无拦，然而她并不深刻地知道自己的美丽，所以她的美就是桌布，大面积的铺放着。

女人很大气，两条乌黑的粗辫子，编起来丢在脑后，走路的时候直截了当地甩来甩去。

女人从澡堂里走出来，她的脸上白里透粉，头发波浪一样荡漾着，她穿着普通的白衬衫蓝裤子，手里面拎着一只脸盆。几个老太太迎面走过来，她们说，快看这姑娘，怎么这么俊呢。

女人对着镜子梳头，都夸我俊，哪里有呢，没有觉得。

女人很快出了名，在她工作的厂子里面。女工人们说到她时直呼其名，而男工人们，尤其是得不到她的年轻男人们则叫着她的外号，白薯。

白薯是有名字的，名字就像她的长相，美丽。女人就叫刘美丽。

刘美丽十七岁就进厂当了工人，到了二十岁已经是小组里的生产骨干，连续两年的劳动标兵。美丽能干，工作起来虎虎生风。

刘美丽的漂亮在别人眼里，她自己却大大咧咧的，并不自知。在她的内心里，只有骄傲。美丽中午去食堂打饭，铁饭盆里是三个白薯和小半盆拌白菜心。美丽边走边吃，男人们的眼睛从老远处瞧过来，白薯，今天又是白薯呀。

美丽吃得津津有味，目不斜视。

工厂里的男人刘美丽都看不上，他们，想起来，美丽的嘴就撇到一边上。美丽只有一个心思，她的书没读完，她喜欢有文化的人。

同车间的大姐介绍个对象给美丽，大学生，部里工作。一听这，美丽就娇羞着点头。大学生，想起来，美丽的心里就涌出那么许多的快乐。

见面前，美丽照镜子，编辫子的时候还不自觉地笑出声来，一个大学生呢。

见了面，美丽的憧憬却像是盆子里的肥皂水暴露在烈日中，还没有来得及变成肥皂泡就被蒸发得无影无踪。

大学生穿着灰色中山装，矮矮墩墩的样子，头发稀疏，露出智慧的光亮脑门，看到美丽他就不停搓手，刘美丽同志请坐，刘美丽同志今天的天气还真不错，你说呢。

刘美丽同志没有说话，刘美丽同志的心里难过起来，看着比自己还矮了一头的他，美丽的调子变成了一种哀伤的咏叹，大学生呢。

大学生姓李，属鸡，比美丽大了九岁。

李大学生后来就不断到美丽的宿舍找美丽。刘美丽同志，你出来一下好么，每次他都是站在门口，说着相同的话。

同宿舍的肖芳问美丽，你对他有意思没有，人家总是这么热情着，总要给个说法吧。

刘美丽不喜欢李大学生，她觉得他的大学生身份并不能够取代他那矮矮的个子和木讷的表情。

美丽实在是不愿意和他站在一起。

刘美丽终于说出来，她说我还小，并不着急，你的年龄又大我许多，我们不合适。

大学生哭起来，就在美丽的宿舍里，他站着，哭泣得发出嚤嚤的声音，他用手指抹眼泪，从眼角一下一下地横着抹出去。他说，你再考虑考虑，我是真的喜欢你呢。

美丽的心软下来，她没有见过男人在她面前哭。美丽答应考虑的那段时间，李大学生为她织了一件毛衣，男人会织毛衣，美丽不知道他的手还有这样巧。美丽拿了毛衣给姐姐秀丽看，在绣花厂做技术员的秀丽在灯下仔细地端详，然后她说，真难为他，一个大男人。

大学生长得很粗狂，其实很细腻。刘美丽终于下定决心不再和他见面后，李大学生仍在每个周末到工厂的门口等美丽，他希望美丽有一天终于会发现他的好，他徘徊在工厂门口的身影渐渐地消瘦下去，美丽也终于没有再见他。

大学生一定是伤透了心，车间里的大姐对美丽说，小李到我那里去，总是念念不忘你的好，他说，我会对美丽好，她怎么就不知道。

上了班的刘美丽释放出了她全部的自己。她觉得上班不比蒸包子难，也不比在家里干的那些活累，最重要的是上班是她个人的事情，她可以有自己的思想意愿和行为。

从最初开始，刘美丽就是积极向上的。十七岁的美丽很自尊，她把她的自尊都表现在工作上。

美丽的工作很认真，纺起布来快速而准确，美丽很要强，带着努力和年轻人的干劲。美丽的工作很快取得成绩，她是车间里连续两年的生产标兵，还是厂里的三八红旗手。

刘美丽的工作成绩和她的美貌一样光彩照人。一个女人开始注意她，并且在想方设法地接近着她。

她叫李明英，四十二岁，是纺布车间的一名普通工人。李明英长脸长眼，下唇边一颗黑色大痣，李明英见人总含三分笑，笑容在皮肉后面，在眼珠子里面被眼眶子挡着。李明英驼背，走路慢，见人自然低头。她说话小声，声音不扬不抑，语速适中，配合上她始终微笑的样子，李明英看上去就成了一个飘忽的人。

李明英驼背低头，但是她的眼神却四处地溜出去，她在工厂里面行走，她的眼睛没有放过各个角落。李明英爱聊天，她通常是坐在人堆里，没声没息着，偶尔她插上一句，慢条斯理，蔫不拉几。

刘美丽成为公众人物在大家的口中传送。李明英听着，嘴上插话，心眼子里面迅速活动。

李明英到机织车间，她和别人打招呼，眼睛瞟着织布的刘美丽，美丽的机器隆隆运转，布匹上下翻飞，美丽戴着口罩，表情专注。

李明英怎么看怎么喜欢，一个心思在她的心里停下来，久久挥之不去。

李明英在食堂门口向美丽招手，美丽端着饭盒走过去，有事么，李师傅。李师傅不着急说话，她拉起美丽的手，细细端详她的脸，瞧这姑娘，多好看呀。

刘美丽红了脸。有对象了么，李明英问。美丽不好意思地摇头。李明英双手紧紧握住美丽的手，她眯着眼睛，半笑不笑地轻声说，李师傅给你介绍个对象呀。

刘美丽怀里揣着照片，吃饭的时候，还边吃边看着。照片上是一个笑容灿烂

的男人，瓜子脸，大眼睛，小小的单眼皮，嘴角尖尖的翘上去，露出一口雪白的牙齿。这是一个很精神的小伙子，一个笑起来非常漂亮的男人，他就是李明英的大儿子小赵。

小赵叫赵大江，中专毕业分在设计院工作。赵大江那个时候刚刚失恋，确切地说是刚刚放弃了一份恋情。

林芬和小赵是邻居，两个人从小青梅竹马。林芬是独生女，比赵大江大三岁。林芬不漂亮，但林芬的样子从哪个角度看都是贤妻良母，并且一看进去就会深深地陷进这种贤良中，出不来了。

小赵就出不来了，他很被动地被林芬的温柔牵着走。这种被动很受用，好像你正被春风抚摸着脸庞，被清新空气滋润着心脾，被一种纯洁美好的感情包围着全身，断没有拒绝的道理。

有一只手从清风中伸过来掐断了这些美好，那就是李明英，小赵的母亲。

李明英的双手插在胸前说，不行，她比你大，这不行。

小赵孝顺，孝顺的表现先要从俯首帖耳的听话开始。

不行就不行，没有办法。小赵想着办法找着机会，然而他就是开不了口，比如说林芬正在为他的白衬衫钉着纽扣，正是结束的时候，她的牙齿咬住线尾巴，就那么轻轻地一拽，线就断了。林芬面带桃花地对小赵说，好了。

这个时候，你能对她说么，能在这个时候去伤害她的心么，不能。

然而，很快小赵就发现，他并没有其他的机会，因为他和林芬在一起的时间都被这些小小的动作和细节瓜分着。这个时候，小赵才注意到，原来林芬一直以来都在为他做着这么多的事情，这个时候他就更无法开口，哪怕仅仅是出于人道。

李明英下了最后通牒，她说那个事情应该有个交代了。李明英在院子里碰见进进出出的林芬父亲，那小老头的老鼠眼眯紧，笑容堆在眼角纹里，他对李明英低头哈腰，一副鼠味的样子，仿佛他已是她的亲家，是她儿子的岳父。

与此同时，林芬也越来越多地表现出了大女子的样子，眉宇之间，举手投足之中透着摄人心魄的温柔婉约。

小赵没有拒绝过谁，他的牙关紧咬，从口腔的空隙里发出哧哧的声音，他嚼着牙花子，难办。

小赵的最终方式就是逃避，带着凄凄然的不坚定表情。他下班推着自行车

进院，他尽量绕过林芬家门口，即使绕不过去了，也要蹑足凝神提气，小心翼翼轻手轻脚。

见了面，林芬的笑容仍然大气地铺放在脸上，小赵的表情倒扭捏起来，像是掉在地上又被踩了一脚的包子，变形，并且皮和馅蜷缩在一起，乱七八糟的一团。

小赵不去林芬家了，他支吾地寻找着各种理由，林芬站在自家门口向小赵招手，小赵轻轻扭过头去，林芬又叫，赵大江索性一转身进了房间。猫和老鼠的游戏开始了。

如此捉了几次迷藏，林芬渐渐感觉到了什么，她见到大江不再笑逐颜开，取而代之以一种凄婉的眼神，就那么哀怨地看着出出进进的小赵，满脸的委屈与埋怨。

小赵的头发硬，他的心软，他就是那么不忍心去看林芬的样子，但是他又不能不看，那眼神追在他的身后，使得他从一进院门，浑身和四肢就那么褶皱着不能够舒展。

小赵终于对林芬说，他说得支支吾吾，语无伦次，我们俩，这个…不…不太合适。

这句话一出口，林芬从此变了模样。

林芬扫地。林芬每天都拿着扫把在屋门口扫地，一遍一遍，从里扫到外，扫得有声有色，乐此不疲。林芬不常换衣服了，那件灰蓝色的褂子一上身就穿许多天。林芬的头发也梳理得不那么光亮整齐了，它们蓬乱的竖起在林芬的头上，一丛一丛。

赵大江的话一出口，他的心里也充满了歉意和不忍心，他看到林芬扫地，他会接过扫把帮她扫，他甚至还和她说笑，像是从前的样子。林芬也笑，那笑容初始有些僵硬，慢慢地，她的目光就直直愣愣地穿过赵大江的脸庞远远望向空气里，变得不可揣测。这个时候，赵大江终于发现了林芬身上的那些变化。

林芬明白的时候会看着赵大江的照片哭泣，不明白的时候，拿着扫把扫地或是抱着扫把在门口一坐就一天。

李明英说，幸亏你没有娶她，否则过了门再疯掉，那是多么的可怕。

赵大江年轻的心是一只熟透的西红柿，它的脆弱表皮很容易被破坏，流出许多红色的液体来。赵大江看到林芬的样子，他的心流出了红色液体，并且蔓延到他的整个记忆里，抹也抹不去，擦也擦不掉。

赵大江想人的情感可以这样轻易地就没有了主张，乱了方向么？